

第一輯 國期刊匯編

主編：楊周

萬象

十一月號

· 第三年 · 第五期 ·

廣陵書社

萬象

十一月號

第三年 第五期

匯刊第三十冊

廣 陵 書 社

萬象

十一月號

第三年 第五期

匯刊第三十冊

廣 陵 書 社



維他命B1劑

米太寶靈片



各大藥房
均有經售

每瓶一〇〇片

健胃腸
助消化
去疲勞
增營養

武田大藥廠
上海福州路一五五號

若素



志成

「若素」各大藥房均售

駐顏之術，要在身體健康，使其容色自然不老。「若素」則有此功。對於未老先衰尤有特効。

婦女容顏雖好，然時光去如白駒，挽留無術，年長色衰，雖以人工化裝，仍不能掩飾其鵝皮皺紋，反令人見而生厭。

駐顏

婦女問題



十一月號 第三年・第五期 目錄

插詩
頁畫

施鰲存
珂田

森林王國探險記 (風俗獵奇)

幽素 (六)

期待 (小說)

蘆焚 (四)

我愛講的故事 (德育故事)

胡悲 (三)

巴金：一個現代的中國小說家 (作家論)

簡正 (二)

吉祥草 (懷郁達夫詩四絕)

昔凡 (四)

琉璃瓦 (小說)

張愛玲 (四)

意大利邊城巡遊記 (海外情調)

奇峯 (五)

雙清 (長篇連載)

鴻蒙 (二)

孤獨 (小說)

海鷗 (六)

浙上行 (旅行通訊)

匡沙 (六)

黔居雜感 (西南風光)

廖人 (六)

漫談「大觀園」 (考據)

吳伯蕭 (六)

萬象 閒話之五 (訥)

閒話之六 (訥)

隨筆 (太索)

閒話 瘦與俗 (訥)

予

關於生活

(史餘昌)

昆蟲小記

(彼得)



獻祭外一章 (散文) 施濟美 (一〇)

鄉愁小記 (散文) 范泉 (一〇四)

海上 (散文) 夷彌 (一〇五)

大馬戲團 (藝壇漫語) 沈毓剛 (一〇)

荒野 (長篇連載) 師陀 (一〇五)

米凱朗基羅 (獨身者的戀愛故事三) 余榮 (一〇三)

鐮鉞大王 (科學界) 莫名 (一〇三)

晨 (長篇連載) 羅洪 (一〇三)

回聲和返光 (科學小品) 梓園 (一〇四)

牢籠 (小說) 念倩 (一〇四)

愛儂園：海上的迷宮 (特寫) 凡鳥 (一〇四)

舞台語問題 (演技講話) 石揮 (一〇五)

飄 (連載劇本) 朱梵 (一〇五)

胭脂淚 (長篇小說) 張恨水 (一〇六)

作家印象記 (文藝逸話) 林拱樞 (一〇七)

補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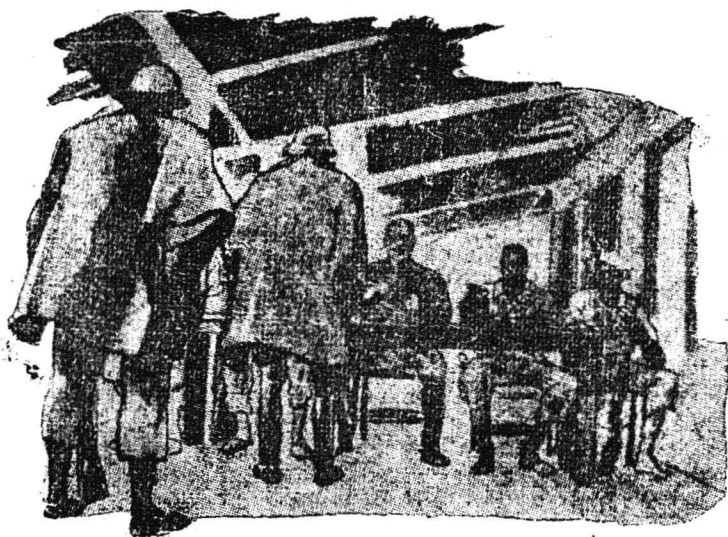
免齋隨筆.....(吉申)	信不信由你.....(愛梅)
百衲語.....(鄭逸梅)	世界獵奇.....(旅人)
笑不笑由你.....(愛梅)	藝文短訊.....(墨)



森林王國探險記

幽素

：中美洲森林裏的罪犯逋逃數：



本文著者威廉拉華 (William Lavare) 是美國著名的探險家，他在本文中很動人地說他在中美洲的「森林王國」裏所身歷的驚心動魄的遭遇。那裏的居民都是殺死人、不眨眼的魔鬼，殺死一兩個人簡直不當一回事。可注意的是他們並非未開化的野蠻人，而是世界各國殺人案的逃犯，集中於此而避法網，真是宇宙之大，無奇不有了。

——譯者

「如果你不願意使你的老婆成爲一個寡婦，則我勸你還是放棄了你的計劃，不要走到那個地方去。你若給愛爾布魯圖 (El Bruo) 的人瞧見了時，你的性命便不值幾分錢了。」

當我上次在中美洲旅行時，有一個朋友對我說了上面的幾句話。當時我正準備一切預備由卡里比海岸 (Caribbean Coast) 而進入墨西哥和瓜地馬拉 (Guatemala) 兩國的邊界。

他所說的「那個地方」，便是指界於育卡壇半島 (Yucatan Peninsula) 和東瓜地馬拉的一塊未經測量，而爲地圖所不載的地方。那裏是一大片的「雨森林」；在林外，人

們往往發現從前馬也人 (Marian) 遺下的廢墟，森林裏便是由各處地方亡命而來的刑事罪犯的逃遁處。

有人告訴我說他們的領袖愛爾布魯圖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殘忍的人了，那裏絕對沒有所謂法律那一回事，他的說話便是法律，在他手下的人是以他的喜怒爲生死的。他在歐美兩洲的銀行裏都有鉅額的存款，這都是由他這無人道的領土所生產的齊克爾膠 (Cicle) 得來的。齊克爾是一種由沙普他樹 (Sapota) 流出來的很貴重的膠質，是製造口香糖 (Chewing Gum) 和其他物質的原料。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够用化學方法製成同樣品質的膠。這種膠是人類不能由試管中取得，而必須向大自然求取的「大自然的珍寶」之一。

「愛爾布魯圖」是人們在這個神秘的人物聽不見時叫他的名字；當這個齊克爾大王看見他們的時候，他們便都俯伏着高呼「我的主人」(My Patron)。

「如你在路上遇着他時，你須脫去你的帽子；和我們一般的跪下，而吻他的手。——還要小心，他是一個極危險的人。」一個知道我的目的的他的部下這樣對我忠告。

而我竟然如朋友們所批評的「如一隻老鼠跑進窠」一般地到了那裏了。森林的外圍像青色的山崖一般在我的面前矗立着。一條河在這裏很難地向東方轉

了個彎，和這個不屈不撓的森林苦鬥着流進去，牠像是突然地決定向東方試試牠的命運似的。就在這個河灣裏，有些人大大刀闊斧地倒了幾畝地的卡撲克和巴爾沙樹 (Kapok Balsam)，在那裏建了幾間僅蔽風雨的房子而成立一個森林中的社會。鐵皮的屋頂遮蓋了百餘人，他們都是和我一樣在那裏等候取得「護照」便動身進去的人。當我坐在我的蚊帳下面的吊床上，想設法漠視包圍着我的蚊蟲，臭味和醜惡的面孔時，我不禁想着雖然上帝造成了這偉大的「雨森林」和其中的寶藏，可是事實上這地方却成了魔鬼的大本營。

奔騰澎湃的大雨直接倒在金屬的屋頂上，像是要把他連牠的住客一齊打進深深的泥濘下面似的。有人魯莽地在我背上撞了一下：「喂，先生，他要見你呢！快些吧！」

我撥開帳子立起來，看見來者是一個龐大的雜種人。在他的外套下面有兩枝裝好子彈的手鎗掛在腰部；還有一條裝滿子彈的皮帶由肩上下垂，斜過他的有毛的胸膛。他赤着一雙大板腳，領着我由爛泥中走到一所大房子前面。這所屋子是用許多長木柱高高地撐在半空中的，由牠的陽臺上可以看得見各處地方。我在一大羣濕透了的騾子中間尋路跑到陽臺下面的扶梯口，那兩個站在那裏的全副武裝的守衛讓開了一點

，等我走進後，便立刻並立着，阻塞了進口，不許任何人進去。

在廣闊的陽臺上道路又給阻塞了，不過這回阻塞道路的不是人，而是一張闊大的桃花木的桌子。在這桌子後面坐着的便是我專誠督調的人，在他左右兩面各坐着兩個帶着武裝的保鏢。我由橡皮袋中取出一封信交給他們。雖然沒有人給我介紹，但我也可以無疑地知道在我面前靜靜地坐着的一排五個威儀顯赫的人物中，最中間的便是愛爾布魯圖——那個帝王，那個獨裁者。當我把信件由桌面遞過去時，他的剪成普魯士式的頭髮像忽然豎起來似的；射着光輝的黑眼睛半藏在長而彎曲的睫毛下面。他穿的是一套裁製得極為合度的麻布衣服，外面加上條擦得很亮的武裝帶。他的一雙手頗為滑嫩，指甲也修得很漂亮。這便是我能够由桌面上所能看得到的他的一切了。

「呵！現在來了一位美國大人！」他像一個演員在化妝室的鏡子裏看他自己的牙齒般冷笑着，「多數的來者都把自己的生命信託於他的手鎗和刀子，但是，好好地記住呵，夥計們，」他看到了當時一羣人中，祇有我一個是不帶武器的。「這位美國大人却祇信託了一封信！」他用演戲的手法把信拆開了。寫這封信的人是愛爾布魯圖在外間的「惟」的心腹，而且每年

向他收買大量的齊克爾膠；因為有了這樣的交情，所以我託他寫了這封信，說明我的來意，請求愛爾布魯圖准許我進去參觀這個神秘的齊克爾國度，和供給我以騾子及他種必要的協助。沒有他的「護照」是沒有人能進入這個「雨森林」的內部的。

他把這封簡單的信看了好幾分鐘，然後對我說：「我的朋友說你要拍取照片，但是這却是不能允許的，其他各事都可以依你，不過到這裏來的人們却不願被人攝取照片。坐在這裏，」他突然像是看出我要對這點爭辯似的，「不久你便可明白我的意思了。」他命人在桌子的一頭放了一張椅子給我坐下，然後傳令給把守梯子的衛士們，把下面等候着的人們放進來。

這一羣人我是在屋子裏驟雨時都見過的了，現在在愛爾布魯圖銳利的目光之下，我再清楚地把他們逐個察看了一番。第一個是個由「魔鬼島」(Devil's Island)是法國最慘酷的監獄——譯者)逃出來的大腦袋的法國人。他請求准許進林裏去會他的三個「親愛的同志」，他們是比他先一年逃脫的監友。在他的瘦腰旁掛着一桿全新的魯加式(Luger)自動手鎗。第二個是個白頭髮的長大的黑人，他把船上的管事長殺死了然後跳水游到岸上逃脫。後來陸續來了十多個襁褓的雜種人，供說了各種罪行。他們都要躲藏於文明的世界之

外，如果愛爾布魯圖准允他們躲在齊克爾林裏，他們便願意替他工作取膠。

最後，出乎我的意外，來了兩個我在外面沒有見過的人；一個粗骨頭的白種人和一個愁眉苦臉的女人。他們都把姓名報了。除了那法國人和這兩個白種男女之外，其餘的人經過循例的問話之後，都打發了進去；祇有他們三個是經過特別詳細的盤問的。在愛爾布魯圖盤詰之下，那法國人說了一大串詩意的企望，要進去會他的「親愛的朋友」，他們是共同地在那個監牢的海島的酷烈的太陽下面受過許多苦難，因此他們便像同胞兄弟一般的互相親愛了。那個白種人（我斷定他是斯拉夫人）却讓他的女人代他說話。她說她背了丈夫跟這個男人跑了，後來給他的丈夫追上，他們便一同將他殺死，然後逃到這裏來。愛爾布魯圖坐着靜聽他們說話，一面用手擦着下巴。最後他點了點頭，每人給了他們一個有號碼的小圓牌。——這便是愛爾布魯圖國度的護照了。他突然拿了一枝鉛筆，在一張紙上寫了許多字，然後摺起來放在一個信封裏面封了口。

「這裏，美國大人，」他一面說一面把它遞給我，「把這個信封放進你的口袋裏，要等到你回去的時候才可以打開看。這裏，大佐 (Big Jo) 可以陪你

走。」

就這樣便完結了。他並沒有打發我走，祇是立刻轉過臉去辦其他事務；簡直像是拿橡皮把我從他的腦子和眼前的景物裏擦去了似的。我立起來跟着這個被指定給我做嚮導的人走下了梯子。下面是一大堆身上糊滿了爛泥的人和騾子，有些人在把騾子背上的繩子拉緊，雨聲中傳來出發的最後命令，於是他們便開始這不見天日的旅程了。至於前面所說的那一羣新來的也各如其願地得到了他們的「護照」，而動身向愛爾布魯圖所指定的各處營幕，各尋容身之所，以為從此可以逍遙法外了。

一個侏儒的騾夫和兩個用人幫着大佐很敏捷地工作着，不到半小時便把我的和他們的行李都緊緊的網在五匹騾子背上，於是我們也開始冒着傾盆的大雨向着這個其大無涯的森林走進去了。森林裏十分黑暗，使我們跋涉得加倍困難，不過濃密的枝葉，像一個屋頂般在上面擋住雨勢，却也替我們減除了不少痛苦。

我們所走的「路」簡直像一個沼澤。我以為這些騾子一定是由墨西哥騾子和水牛配合而成的特種；因為牠們在崎嶇不平而滑不留足的樹根上行走時，竟敏捷得像貓一般。有時陷在其深沒膝的淤泥裏時，他們也會用他們的雪白的大牙齒咬住樹枝或籐蔓，把自己

拉上來。我也曾身歷「赤道的雨季」多次，但是卻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浸在水裏的森林。大佐也說世界上沒有他處能像這裏那麼多雨。——每年連續不斷地傾盆而下五個月。這也許便是這裏的齊克爾膠的收穫獨優的緣故罷。

對於沙普他樹，我祇知牠能產生口香糖的基本原料——齊克爾膠。把牠精製後加上香料和糖，便成口香糖。世界上已開化的人類中有一半是愛咀嚼這種東西的。在某種刊物上，我讀過一篇文字，說祇在美國一處，每年便給人們嚼去價值二千萬鎊英金的口香糖。——在一九一四年平均每人嚼去三十九片口香糖，至一九三五年便增加到每人一百片了。這篇文章也說及全世界所消耗的齊克爾膠有相當大的一部份是由愛爾布魯圖供給的。

這話我認為是可信的，因為我們在黑暗中旅行了三小時後，便不絕地來了一隊隊的騾子，經過我們向外面走去。每匹騾子背上是一二百磅範成磚形藏在不透水的袋裏的齊克爾膠。當騾羣經過時，我們的人和騾子全爬上巉巖盤屈的樹根上，把那條險惡難行的道路讓給那些負了重載的畜生。那些負齊克爾膠的騾子一步一步的在爛泥或樹根上小心行走。有時一匹騾子陷在淤泥裏不能行動時，牠便會咬着前面那匹騾子的尾



巴而拔出自己；然而有時陷入太深，這個辦法便無效了。在路上我們會遇着三匹騾子，牠們的整個身體全埋在起泡的泥濘下面，祇露出頸部和驚惶地張着大眼睛的頭，人們把牠們背上的貨物拿去，而留下這幾個可憐的畜生。

「為什麼不拿鎗打牠們的頭？」我問大佐，「為什麼任牠們去捱受這種痛苦？」

「不是的，先生。」大佐說，「人們會拿繩子和滑車來，有時可以把牠們救起呢！」

後來我果然看見「救生隊」來把穿上繩子的滑車掛在頭頂上的樹枝上，把繩子的一端設法通過騾子的腹下——如果不能辦到便祇得套上這可憐的畜生的頸上了，他們用六匹騾子牽着繩子的另一端，如此往往能够把牠從黑泥中救出。有時看見騾子在路傍倒斃，全身腫漲得很可怕，據大佐說是給「林主蛇」(Bushmaster Snake)咬死的。救生隊看見這種騾子便把牠拖

到淤泥的深處，讓牠沉下去而不要在地面上腐臭。

不要說畜生，人類也同樣地遭受磨折。我看見那麼多的獨眼的人，終於忍不住而向大佐問其緣故。「呵，你不久便會看到有些簡直雙眼全瞎的呢！」他說，「現在他們祇在營幕裏的廚房裏工作，不能再做其他的事了。」

原來，據大佐告訴我，除了沙普他樹之外，這裏還雜生着一種有毒的樹——齊克爾工人們叫他做「夥伴樹」，這種樹的葉子經常滴着一種很劇烈的酸性毒汁。當工人們爬在沙普他樹上，砍開樹皮時，眼睛是向上望着的，這時候萬一來不及閉上眼睛，給這種毒汁滴了進去，這隻眼睛便毀了。許多人甚至把整個眼睛給爆了出來。

經過八小時噩夢般的跋涉，我們終於達到第一個營幕了。在濃密如織的枝葉下面有五個烟霧瀰漫，使人窒息的營幕。裏面有十多個做完當日的工作回來休息的人，他們除了捲起褲腿的褲子，及掛手鎗和刀子的皮帶外，便身無長物了。另有幾個背了載着新採得的白色的膠的帆布袋，剛回到幕裏來。他們相貌的醜惡鬼橫，爲我生平所未見。當我們下騎時，有三個警探隊員 (Montadores) 正從北面十五哩遠的地方回來，因爲在那裏他們發現了一個新的沙普他樹林，他們正

準備開一條路向那裏深入。在這個大叢林中，沙普他樹是這裏一叢那裏一叢地像海島般在各處生長着的。警探隊奉愛爾布魯圖的命令，深入林中各處，探求新的沙普他樹，每發現一株，他們便得到金幣一元的獎勵。

大佐發出命令把最大的營幕的一角搬清給我們住宿。我們的騾子卸下了背負的行李後，便把水和沙混合了在她們身上力擦；唯有這種辦法才可以把許多叮着的大扁蟲除去。陸續回來的採膠工人把新採得的膠倒進大鉛桶裏，大佐告訴我說，由分派給他們的樹上，每個工人每季大約可以採得齊克爾膠一千五百磅（每樹約產六十至六十五磅）。愛爾布魯圖派給每人以充足的樹。他們將採得的膠交給「騾運總線」時，每四十八公斤可以得到二十五銀比索 (Silver Pesos 西班牙貨幣) 的工資；所以犯了刑法的人們可以在這裏一面逍遙法外，一面工作，不久即可儲蓄得鉅額的資金，等到事過情遷，緝捕已懈時，便可以跑出去從新創業了。話雖如此，可是這一夜我留心觀察，覺得簡直沒有一個人——除開我自己——是要跑出去從新創做一番事業的。

他們把樹上流出的膠水採回來後，把牠煮成極稠的漿，然後倒進木製內模範裏，候冷便成十四吋長，

八吋寬，六吋厚的磚形，上面印有愛爾布魯圖的商標和取膠工人的號碼。工作完畢後，他們便不約而同的由各鎖好的鐵箱子裏取出食物，酒瓶，紙牌和銀幣。在熊熊的火光裏，他們開始酗酒縱博了，經過一整天沈默的苦工，到此時乃一發而不可收拾。

我看看銀幣匆忙地在污穢的紙牌上面換了主人，直至突然的慘叫把我嚇了一跳。原來有一個人，似乎是因為玩了某種把戲而爲其對手所不滿，給鋒利的刺刀把四隻指頭砍了下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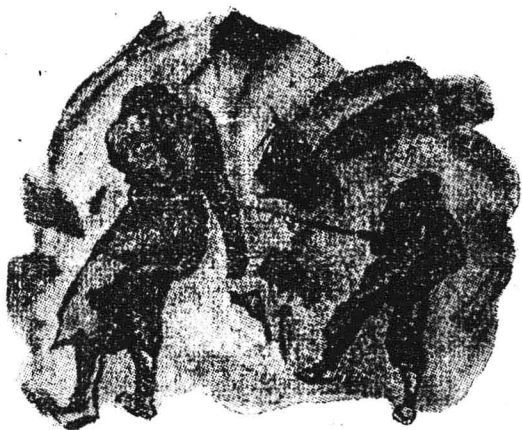
次日大佐和我再走八小時而到達第二個營幕。那裏住有幾個女人；從她們的過去，我們可以幻想地看到美麗的面孔和動人的身裁；可是現在的她們則不過是套上女服的嚇烏鴉的稻草人而已。過了這個營幕有些僅容五六人的蓬帳孤另地散佈路傍，這些寂寞的人們都向附近的沙普他樹勞苦地工作着，以換取他們的生活。

我們停了一個蓬帳前面叫喊，看裏面有人沒有，可是任我們怎樣地高聲呼喚，却沒有人給我一個應聲。我們覺得有點不對，便下騎跑進去，看見有三個人都死在自己的吊牀上面，每人給一顆子彈端端正正的打穿頭部。大佐靜靜地把他們的屍體拖出，葬在樹林下面的淤泥裏，然後告訴我說被殺的三個法國人便是

那個由魔鬼島逃來的人所急欲會見的「親愛的同志」。不過那新來的法國人却毫無蹤跡了。

再在雨和泥中旅行了一天，我們到達了愛爾布魯圖最大的營幕——中央營。那個斯拉夫人和他的金髮女人已經到了那裏了。他們不住在大營裏，而自己另外樹了一根營柱，張起了一個新的白帆布帳幕。那女的似乎爲當前的茫無頭緒的工作和粗劣的傢具而迷亂了。男的却獨自坐着，無聊地弄着一枝手杖。十幾隻眼睛——或者可以說是幾十隻——由四週的營帳裏射出來看這個白皮膚的女人。當然營裏還有其他的女人，不過這却是一個新的呵！

次日清晨，我和大佐出去看工人採膠。他們像修理電話線的人一樣，在他們的小腿上綁上一個鐵鉤，然後直着身子靠在一根兜過樹幹的繩子上。他們便這樣的一步一步走到樹頂，用刀在樹皮上砍開一條鋸齒形的深槽，牛乳般的漿汁便沿槽而下，匯集於掛在下面的一個帆布袋裏。他們的辦法是和亞馬遜(Amazon)森林中採取野橡皮的差不多的。這些工人在每條樹幹上爬到三十呎至四十呎的高度，有時須用雙手去揮動他們的利斧。大佐說這種工作祇有很有經驗的工人才可以勝任，因爲生手的常會把斧頭砍錯了位置，砍斷了繩子，跌了下來，僥倖不死的也成終身的殘廢了。



鎗，躺在地上快要咽氣了。一個兜風耳的工人站在帆布幕下指揮着那金髮女人，而她也乖乖地服從他的命令。後來大佐告訴我，一個最好鎗法的齊克爾工人對這女人作了越軌的行動，而這個斯拉夫人起而反對，因此送了命。「和沙布魯(Saulo)比鎗是頂愚蠢的舉動。」大佐說。

好了！我要看的都看過了。採取齊克爾膠不是我的生意經。我們收拾行李，又跋涉了兩天，才走出了

我們在這
個大森林。——我覺得非常愉快。

歸途中還未到達營幕時，忽然聽見裏面發出鎗聲和打架的怒叫。大佐拔出他的兩枝鎗錄的手鎗在我面前跑，我也跟着進去。那個斯拉夫人身上中了數

這個大森林。——我覺得非常愉快。
在河邊我找到了一艘載滿了齊克爾膠，預備運到外面去的船。愛爾布魯圖不在那裏。據大佐說他爲着「十分重要」的事，已經出去了。大佐向我說了「再會」便走，像是急於要卸脫這個討厭的責任似的。
當我張着一頂大傘坐在一網網的齊克爾膠上面，任那船載着我逆着那黃色的怒流而駛時，我突然想起愛爾布魯圖這樣神秘地交給我，而叫我必須在歸程中才可以拆看的信封。由背囊中取出，拆開了看時：

「那個法國人以爲他自己很聰明，可是他却瞞不過我！他的『親愛的同伴』已經告訴我說他們在他睡着的時候偷了他的錢跑了，現在他們給他追上了。由魔鬼島逃來的法國人都不是好工人，所以我讓他保有他的美麗的手鎗——一個短時間。」

我把這段讀了又讀，然後再看下文：

「那個人和他的女人也不是好東西，我將他們送去和沙布魯同一個營幕——看會發生什麼事情。我也有一個老婆背了我逃了。請了，美國大人，我希望你得到你所欲知的一切。」

讀完了這信，我不禁沈思起來。我已得到許多聞所未聞的見識，而且我也到過一個「如果我不願意使我的老婆做寡婦，則最好不要涉足」的地方了。

期待

蘆焚

我忽然想起徐立剛的父親徐大爺同徐立剛的母親徐大娘——徐立剛就是人家叫他大頭的徐立剛，

我小時候的游伴，據說早已在外面一個無人知道的地方被鎗斃了；並且當我問起的時候，只有極少幾個人能想起他的名字，這個小城的居民幾乎完全把他忘了。那麼這兩個喪失了自己獨生子的老人，兩棵站立在曠野上的最後的老蘆草，他們是怎樣在風中搖曳，怎樣彼此照顧，而又怎樣度着他們的晚景的呢？

這一天我站在他們門前，快近黃昏時分，許多年前的情形於是油然又回到我心裏來。徐大爺是個中年人，高大，莊嚴，寡歡笑，有一條腿稍微有點瘸。徐大娘跟她丈夫相反，圓圓的大臉盤兒，相當喜歡說話，常把到他們家裏去的年輕人當乾兒子看。徐立剛自己由他們調合起來，高大像他父親，善良像他母親。徐立剛的妹妹，用紅絨繩紮雙辮子，一個淘氣的小女孩——這人家跟我多麼親切，過去跟我多麼熟識——我想着，我躊躇着，好幾次我伸出手又縮回來，忍不住去看街上。

在街上——時間更加臨近黃昏，照在對面牆上的雲霞的反光逐漸淡下去了。一隻豬哼哼着在低頭覓食物。一個孩子從大街上跑過來。一個賣煤油的盡力敲着木魚。

「彭，彭！」終於我敲門，隨後，一陣更深沉的靜寂。

我於是從新回頭觀望街景，雲霞的反光更淡下去；豬仍舊在尋覓食物；孩子早已跑過；賣煤油的木魚聲越來越急驟，越響越遠。街上沒有人了。

「這條街多悽涼！」我心裏說，在旁邊站着。

一個女僕走出來。

「誰呀？」她在裏頭大聲問。

門門響着，門呻吟着開了。一條小花狗想朝我扑上來，在女僕背後狂吠。院子裏空蕩蕩的，一邊是一棵我原先認識的嶺樹——我吃過牠結的棗的嶺樹，開始上宿的母鷄蹲在鷄籠頂上，一隻紅公鷄咕咕着預備往上跳。

「我要問主人在不在家，一個老人在堂屋當門現出來，接着，差不多同時，一個老太太也現出來。他們站在門口向外望着，好像一對從窠裏探出頭來的小燕。」

老人——徐大爺。

「咳嗽！」他叫住狗，一面吩咐女僕，「別教牠咬——是誰在外面哪？」

老太太——徐大娘，她分明比她的丈夫更不安。

「誰在外面？站在外面的是誰？」她焦躁的頻頻轉過頭去問徐大爺。聲音很低，但是一直送到大門外。

「我看不大清楚，」徐大爺用力朝外面——我這邊跟着。

停了一會他又說，「真想不到——我看是馬，馬叔敖罷。」

「馬，馬，馬叔敖……」

徐大娘想着，慌亂的唸着，突然她發出一聲歡呼。

「真個是你嗎，叔敖？」兩個老人同時喊。「進來，進來，別站在外面。你怎麼不對我們先說一聲？」

我沒有方法說明他們有多快活。他們說着同時奔出來，徐大爺替我趕開狗，徐大娘忙的不知該怎麼辦——他們好像什麼都忘掉了，鷄子被驚嚇的滿院子跑，他們也顧不得管了。

我們於是走進堂屋。屋子裏陳設仍舊跟好幾年前一樣，迎面仍舊供着黑了的觀音神像，兩邊掛着的仍舊是當初徐大爺娶親時人家送的喜聯，在條几上——神像前面，仍是香筒，罍和香爐。所有的東西幾乎全不會變動，全在老地方。惟一出來的是對聯頂上簪的紙花，一種少女出閣時插在男家送